

# 宝山的河

吴建国

1975年春天，当时宝山县的数万名中学生，分批来到宝山中医院参加“选飞”体检，我有幸成为几名合格者之一。从郊区农村来到县武装部身体复查、政审填表，钱萼茜阿姨安排我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。那年我16周岁，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县城里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陌生。招待所的门前有一条河，每当看到潮涨潮落、看到杨树的垂枝在河面上轻轻摇曳时，感觉就像还在家里一样。

在以后二十年的飞行生涯里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看到河流，我就会想起家乡的河。几乎每一个城市，都有一条河被当地称为母亲河，主人会从历史地理、文化传说、民俗风情等角度，赞美他们的母亲河。但在我的心里，唯宝山的河是最美的。宝山的河，美就美在有潮汐的规律：潮涨河水涨，潮落河水落，这样的流水是有生命的。新世纪前夕，我转业回到了宝山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着陆，我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当年印在一个少年心里的河。

古镇罗店因罗升在此开店形成集市而得名。那是公元1350年前后，距今已近七百年了。罗店在今天宝山的行政区划内，是宝山区内最早成市成镇的地方。那时候，选一个晴好的日落时分，站在拱桥上向东北远眺，今天月浦杨行吴淞这个方向，还在滚滚的长江大潮里，而远处清晰的岸线，是沿今天沪太路的走向南偏西延伸的。

罗店坚定地站在长江的波涛前，终极原因是身后的九峰十二山，和松江青浦嘉定已经形成的陆地板块。长江流水的方向在入海口这片区域内，在月球和太阳引力的作用下发生定时的水回流现象，海潮和长江下泄的淡水合在一起，沿长江入海口上溯，使这片区域内的水位迅速上升，这就是长江入海口的潮汐，每日两次倒流上涨，然后又是两次平潮后在落潮里的快速下泄。

长江上游带来的泥沙，大都在平潮的半个小时里，在水下快速沉淀聚集，这是冲积平原的形成特点。淤泥的堆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在时间里渐渐长到了海平面上……河的概念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：退潮时刻，水很快退尽，遗留在泥面上的水，由于芦苇、芦苇、野茭白和水杨树根植在泥土上，阻挡了流水，这些植物的根部泥土相对板结，水的流向会避它们而去，合围的水在泥面上东奔西突，在滩涂上寻找低位，哪怕是一条浅浅的水印，都会顺着这条流水的痕迹，找到深水区的长江。而这股流水的痕迹，就是河的开始。落潮的时候，下泄的水就会顺着这个路径流到深水区，同

有许多支流汇集进来，这样，汇集到这条水道的流量大小，就决定了这条河的宽窄深浅，而涨潮时刻，水是从这条河里泛上来的，然后再到达所有的小河小浜。

作为河的地位，就这样确定了。因此，宝山的河是潮汐河，而潮汐河河道的密度一定是最高的。

吴淞零点，是中国确立最早的高程基准面。1860年以后，在张华浜的黄浦江边设立了人工水位站，这个观测点距离长江不到三公里。根据1871年至1900年期间水位观察记录，确定了最低水位的高程。这个意义是：中国海拔高度的概念始于上海宝山的吴淞。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国家在黄海测得海平面的平均高度，以此确定了中国海拔高度的零米基准点，称为中国高程或者黄海高程。1985年中国高程比吴淞高程低了1.717米。对照这个国家高程，上海市境内海拔最高的大金山为103.7米，松江的天马山为98.2米，而川沙和南汇的东海边为-1米。但全中国水位高程的测定依然沿用吴淞零点。对于宝山人来说，最直观的是1912年在吴淞口这里建造的水位钟，它的零位指示加上1.717米，就是今天我们脚下陆地的海拔零高度。

宝山区域的海拔高度不尽相同，大部分地区都在2米左右，而月浦地区的一些地方，海拔高度为-2至-3米。比如农历六月十五，吴淞水位钟指示的最高水位在4.153米，这个时刻，潮位的海拔高度为2.436米，宝山全境内地平面都在水位之下。因此，囤圩筑岸，是宝山的先人生存立命的基础；沿长江边构筑挡水的堤岸，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痛楚的心结和沉重的负担。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，现代工业的进步，机器用在了挖泥筑岸上，长江大堤变得空前的高大和坚不可摧，而解放后水泥广泛运用，在每一个连接长江的河口上，都建设了大型的水闸，包括连着黄浦江的滙藻浜上，它的所有河口也都建了水闸。直至今天，在宝山境内沿用和废弃的水闸总共有多少，已经很难统计。

水闸调节控制了进入河道的水流，把潮汐挡在了宝山之外，并且完美发挥了排涝的功能。这样有利于人的居住生存，有利于农田的耕作和稳定的收成。但是，阻挡了潮流的自然流动，很多河道就变成了死水，使航运的功能逐步衰竭，社会生态从缓慢的划船出行变成了便捷的陆上出行！筑路过程中，修桥是最大的投资，而填埋河道是最为简捷的办法，就是这个时间段里，把大部分小河填平了。第二个填埋河道的高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国南方发现了血吸虫病，钉螺是这

种可怕的疾病的传染源，而钉螺就生长在水流静止的小河里。第三个填埋河道的高峰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国家人口高峰的到来，粮食紧缺，河道滩涂变成了良田，而农业机械化最大的障碍就是河沟。这之后，几乎每一个生产队，都弃船而购置了拖拉机。第四个阶段是这个时代的大开发，不论是工业项目还是住宅项目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河流的填埋和流水管道的重新构筑。今天的宝山年轻人不会相信，繁华的北翼商业街下面，原来是一条翻滚着波涛的河流。

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山的河都是被“修改”过的，特点：一是拉直，原始的走向基本没有了；二是每一条河的尽头都是水闸。这样的河，只有蓄水和灌溉的功能，基本丧失了船运和长江潮汐里水体交换的功能。无数小河小浜被填埋之后，如今宝山境内的河流仅有：滙藻浜，练祁河，顾涇河，川沙河，马路河，滙浦，北泗塘，沙浦，走马塘，杨涇，新槎河，桃浦，西郊塘，东茭涇，西泗塘，南泗塘，获涇，潘涇，杨盛河……这些河流很少互交叉，但它们最终的流向全都是长江。

河流的入海口大都具有潮汐规律，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湾和北边的灌河口，潮汐的动能巨大，只是因为水体氯化物（盐分）的浓度达到了3000毫克/升以上，涨潮的时候，都被阻挡在各个支流的水闸口外。长江入海口得益于上游巨量的来水，每年发生咸潮的时间只有一周或者更短，氯化物的相对浓度在300毫克/升以下，但就是这样的氯化物含量，对于土地上植物和淡水养殖都是致命的。因此，在长江入海口这片区域，南岸的川沙南汇，北岸的江苏启东和直面临东海的崇明岛、横沙岛，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不能让咸潮倒灌灌入河流。宝山是长江入海口地区受咸潮影响最

小的地域（最长的一次是2004年2月，咸潮到达位置在宝山区的陈行水库），这几乎完全淡水的潮汐环境，是上苍对于宝山这片地域的恩赐。

在太平洋西岸，有完全淡水的环境，有潮汐动能和明确潮汐规律的地域，可能只存在于上海市的宝山区。上溯到隔壁的太仓南通，都因为潮汐动能不足，无法在一次潮汐过程中完成陆地上河流的水体交换。只有宝山，具有这样得天独厚自然条件，因此，也只有宝山可以做潮汐河的文章。

即便现存的河流，也可以在宝山全境内实现在一次潮汐中水体的更换。但是，今天市民的感受是，区内的河水永远是静止的，很少看到开闸放水进入河道，很多支流小河的水质发黑发黑了，河面上漂满了绿色的藻类，但水闸依然紧闭着。因此有市民建议：在中低潮位时，打开水闸，让长江里的潮流自然地进出我们的河道。

如果把闸门有限度地打开，允许长江的潮流从长江沿岸的水闸和黄浦江、滙藻浜进入宝山的河——这个流域的范围已经到达了普陀区和嘉定区的部分区域，总的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——单纯从宜居的角度看，比如农历初一或者十五，早晨七点钟开始，你门前的河里，河水开始上涨；到午时12点，涨到了河岸的上沿，风轻轻一吹，河里的浪花就飞溅到你的脚下；然后河水开始渐渐退去，到傍晚6点钟，河床的浅水处，小鱼和泥鳅在游弋，河坡上爬满了田螺，从泥缝里吐出清水的是河蚌，在礁石上蹦来跳去的是青蛙……到了晚上7点，河水又开始上涨了，满潮时刻正好在宝山人的梦境里！这样的河流，这样的涨落，可使土地上、河道里水的自净能力发挥到极致。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庄稼，病虫害会是最少的，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内心是最为安宁和滋润的！

世界上因为水，万物蓬勃茂盛，生命得以延续。宝山因水而成市，因水而繁荣；相对于一个源头一个流向的河流，潮汐河的水涨水落，更具有生命的活力。在宝山的土地上，河是神圣的，每一条原始的河，都形成于自然的合力，她的生命是和岸上的万物生灵联系在一起。今天，我们守护每一条河，爱护她如同自己的生命，因为循着她们的名字，即使在久远的将来，依然有人能读到宝山的河和一个时代的故事。

2021/8/8



黄浦江夜景（国画）宗其香

# 绘彩木拖鞋

沈嘉祿

我读小学二年级时，二楼亭子间搬来一户人家，一个男人拖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，锅碗瓢盆之外就是一张床一张小方桌，如果说稍见出彩的话，他家的凳子倒是圆凳面，比我们家的宁式骨牌凳摩登一些。芳邻远来，妈妈前去道喜，但男主人的上海话说不好，三两句后就转到广东话，于是你说我的我说我的，好在微笑是相似的，大家都读懂彼此的心声。从此我也明白了“剪刀磨剪刀”是啥意思了。

亭子间男人姓刘，在老西门一家食品厂工作，厂里的师傅几乎是清一色的粤籍人士，“官方语言”便是广东话，两点一线的生活使刘家爷缺少练习上海话的机会。刘家爷叔安顿好卧榻炉灶，在休息天做了两锅米花糖。甜热的香气吸引我去看个究竟，炒米锅子（刘家爷叔称之为“鼎”）里倒入麦芽糖，慢慢熬至溶化，将事先准备好的爆米花倒进去，再撒一把黑芝麻，用力搅拌均匀，再倾倒在抹了熟油的桌板上，趁热压扁至一寸厚，吹冷后找来一把竹尺，用刀贴着划成长条，再割成方块。边缘不甚整齐的留着自家吃，外观漂亮的装了蓝边大碗楼上楼下分送邻居。

刘家爷叔做的米花糖松脆香甜，比八仙桥食品店里的米花糖要好吃。

吃了米花糖，我与他家三个孩子也熟了，老二成了我的同班同学，他叫刘志强。有一天他在我家看《儿童时代》，妈妈请他吃柿饼，看他衣衫破了就找出针线盒给他缝补，不经意地问了一声：“志强啊，你妈妈……”

志强似乎早有准备，应对干脆：妈妈在广东，国庆节回家。

国庆节到了，志强的妈妈果然回家了。志强的妈妈踏进弄堂就成了新闻。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，肤色黝黑，颧骨微突，唇薄嘴阔，绾了一个洋葱头似的髻，穿一件香云纱短褂，挑着一副担子，前面是一只红漆小木箱，后面是一只本色的藤条筐。扁担小巧玲珑，两头高翘，就像后来我在梅州看到的老房子上面的燕尾脊。女人脚步轻快，扁担跟着上下弹跳，就像是有生命的活物架在她的肩头。最大的亮点在贴边绣花的裤子下面，赤脚穿一双木拖鞋。木拖鞋是弄堂生活的常见之物，但她的木拖鞋出类拔萃，不同凡响，后跟有两寸高，用大漆绘了彩，还画满了花鸟鱼虫，珠光宝气，世俗美艳。更触目惊心的是十只脚趾，被指甲油涂成樱桃一般，滴溜滴溜一路走来，弄堂大叔看得眼睛都瞪火了。

广东女人叫阿珍。阿珍将带来上海

的番薯粉条和蚵仔干分送邻居，她说普通话，一点点口音也不妨碍与大家热烈交流。她抽烟的姿势很好看，就像女特务，进了我家也不看山势，把烟盒递到我老爸面前，叫他一脸通红。

大家很快知道，阿珍是“跑单帮的”。但是要等我看了京剧《沙家浜》后才知道“跑单帮”是怎么回事，不免肃然起敬。

女人来了，亭子间弥漫起热腾腾的烟火气，刘家爷叔跑腿，阿珍将袖当灶，朴刀咚咚，锅铲咣咣，各种小菜变戏法似的上了桌。阿珍买了一只八斤重的大公鸡烧白斩鸡，一顿吃个精光。烧了一锅卤水大肠，也是一顿吃光。刘家爷叔从厂里买来做火腿月饼炸下来的火腿皮，芳香汹涌地炖了一下午，叫楼上楼下的邻居口水流了一地。他家的亲戚从四面八方聚拢来，欢声笑语，不醉不归，在天井里都能听到亭子间里鸟语般的广东话，他们甚至唱起了依依呀呀的潮州戏。邻居们相视而摇头：上海人家没有这样吃法的，败家子啊。

几天后阿珍悄无声息地走了。第二年国庆节她又来了，还是“黑里俏”的模样，但是木拖鞋换成本色的。这次她做了豆腐馅的馒头给邻居吃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她向邻居借粮票，吃过豆腐馒头的主妇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妈给了她三十斤粮票。

阿珍不在家的日子漫长而昏暗，刘家爷叔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过日子实在辛苦，亭子间充斥着有一股尿臊气，而且像冰窖那么凛冽。他出门前给每个孩子两角钱，让他们自己解决伙食。暑假里志强常常不吃饭，光吃棒冰雪糕，竟然也能将一天对付过去。我与志强读到四年级了，他还像猴子一样精瘦。那时候谁家都没有多余的吃食，我偶尔也会扯半根油条、掰半只大饼给他。

某年深秋，志强每天一早便去菜场摆小摊，给买菜的主妇们刮鱼鳞。刮鱼鳞是不收钱的，报酬就是鱼肚肠和鱼鳞。那时候菜场卖得最多的就是带鱼，志强把鱼肚肠卖给养猫的人家，半小罐银光闪闪的鱼鳞带回来煮粥，据他说味道鲜美，富有营养。

某天黄昏，窗外飘着鹅毛大雪，西北风嗖嗖地往门缝里钻，志强来到我家，“我要去乡下读书了”。他说着便往我手里塞了一块两头大中间束腰的绕线板，雕了稚拙的图案，朱漆描金，似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喜庆气息。“你喜欢画画，就给你留个纪念吧。”这种情和口气与年龄不大相称，我有点不知所措，但他不容我多想，提出向我要一件纪念品。这又让我为难，我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给他。他眉毛一挑提醒我：“你可以把《红岩》送给我呀。”

这年头书没读多少，但同学间还能悄悄地传阅小说，我的这本书来之不易，舍不得送人，便说借给小黑皮了。“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说今天一早就还给你了。”他的情报工作做得这么好，我就无路可退了。我抚摸了下用牛皮纸修补过的封面，将心爱的“藏书”压在他手里。

后来刘家爷叔跟我妈说，他把志强送给了乡下的一个亲戚。这年春节前阿珍回家了，挟了一只蓝布包袱走进弄堂，当然也可能穿绘彩的木拖鞋。天寒地冻，云海翻腾，她这次回来有些突然，当晚有里弄干部上门，关照她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，“投机倒把的事情决不许再做啦！”

第二天她趁我独自一人，就来找我我要那块绕线板：“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志强怎么样可以将女人用的物件随便送人呢？你应该比他懂事吧。”这有什么稀奇的，我给了她，当然还有点生气。不过她也给了我一枚“红岩”纪念章，那是用四颗有机玻璃扣子做成的一盏号志灯。一阵狂喜几乎叫我窒息，同学们可要眼红啦！

吃过端午粽子，刘家搬到南市去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个“黑里俏”广东女人，还有刘家爷叔和志强。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双绘彩的木拖鞋，此后我再没见过这种散发着民间艺术之美的木拖鞋。为写这篇小文，我特地微信广州一家杂志社的朋友，她说这种木屐在南粤早就绝迹了。

我则分明又听见了五十年前，亭子间里的滴溜滴溜……

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午

笔会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  
微信二维码

一九九八年举家迁沪，买房、装修，客厅的南墙全做成书架，以安顿那些自上大学时就追随我的书。

走出大学校门时不过才区区一箱书；师专教书三年，拥有了第一架书桌。第一年实习期月工资45元，次年转正54元，而教工食堂的餐费每月就要30元，结余部分尚要应付日常的吃喝拉撒，故而并无多少多余的钱去买书。真正的买书高潮是结婚后调到语文报社工作，收入增加，可以买自己喜爱的书了。书多了，如何安顿它们便成了问题，家中的书架上、床底下，都是其身影。另外，办公室的两个书柜也塞得满满当当，故有《狡兔三窟》之文。购书时并未虑及后来的举家南迁。等到搬家时，这些书装满了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纸箱，虽非孔夫子，搬家书亦复不少。

二〇〇四年卖旧房置换复式新屋，楼上装修了间开放式小书房，三面皆书架；卧室靠窗做了个书架；楼下女儿小卧室有个带书架的写字台。将旧居整面墙书架上的书尽数迁人，尚有余裕。看着一本本心爱的图书在书架上安身立命，那种满足感，简直无以言表。

然而不然。很快，书架挤爆了，只好往书架顶上堆；顶上满了，只好码放在书架脚下；嫌其散乱，便有装箱之举。而一旦入箱，用时又觉不便。于是，又在宜家买了两个比利书柜安放在楼下主卧内。不多久，这两个书柜又书满为患，不得已，在客厅电视柜旁又添了一宽一窄两个书柜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楼上卧室床头柜上、单人沙发前的脚凳上、电脑桌上下，就又堆满了书，那些不常看的书又不得不入

箱。有天晚上，睡得正香，却被轰隆隆声惊醒，以为发生地震，却再不见动静，睡眼朦胧，找不出原因，只好倒头再睡。翌日起床，方发现是床头脚凳上堆的书半夜轰然倒下。不由暗自庆幸，以前曾看到一则消息，说是国外一书痴，家中图书堆积如山，一日，正坐在书堆中忘乎所以，陶陶然如神仙，不虞书山倒塌，躲避不及，为书所埋，真正驾鹤西游去了！人之生命终结，或因疾病，或被谋杀；或因饥饿，或被撞死；或寿终正寝，或曝尸荒野，然安坐家中，为自己所喜爱之图书夺去性命者，此为罕见也。

本来觉得家里东西太多了，决定今后只出不进，虽做不到日本作家山下英子所提倡的“断舍离”，然维持现状总是可以的吧。可这些借助孔夫子网、当当网及旧书店源源不断涌来的书却不依不饶，立在电脑桌旁，床头柜、平柜上虎视眈眈，向我抗议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又买了三个白色书柜，两个置卧室平柜上，一个立书柜旁。一时间，床头柜上、电脑桌上、平柜顶上、藤条筐上的书争先恐后，在新书架上各自觅得位置。自此之后，每天晚上，我面对整面

墙的图书，可睡个安稳觉了，再也不怕夜半“地震”发生了。

然我心里清楚，这一切只是暂时现象。假如把家中书架比作蓄水池的话，则那一本本书，就像一条条小溪，源源不断地注入池里，且这水池只进不出，天长日久，总要溢出的。就像小区的车位，地下车库不足，少不得在地面毁绿扩展车位。然车位终究有限，而居民买车势头不止，车位只会越来越紧张也。

我的体会是，书架是书籍的家，书箱则是书之囚室；各处散乱堆放的书籍，犹如那流浪者一般。书，只有堂堂正正地立在书架上，以本来面目示人，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，方才具有书格。

至此，家中除厨卫外，所有房间均有书架。我觉得，与其说我是这家的主人，不如说这座房子的真正主人属于这些书！盖只有它们，才一天二十四小时永驻屋内，占据它，使用它，守护它，而我又及家人，还要时不时外出工作、购物、娱乐。我不清楚，是我拥有了它们，还是它们借我之躯壳，而将其所承载之知识与思想流布下去？

但无论如何，我得以终日与孔孟、

# 书架是书的家

郁土

老庄、荀子、墨子、左丘明、陶渊明、王充、李贽、梁启超、知堂、胡适、殷海光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斯宾诺莎、洛克、休谟、亚当·斯密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梭罗、爱默生、兰姆、蒙田、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涂尔干、哈耶克等等凡我所知的哲人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生物学家、法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等为伍了；且自由出入儒家、道家、释家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之间。随着兴致所至，我可以从书架上拉来任意一位前贤智者，与之攀谈，或我问他答，或他问我答，总之，其乐融融是也。我知道，他们离了我可以，而我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。

前段时间，江苏南通的凌宗伟先生因新冠疫情之缘故赴酒店隔离十四天，他亦嗜书如命者也。我问他，书带够多了吗？他答：“带了电子书，这样省得回家后再去消毒了”。迄今为止，我不太习惯电子书，除非有些书因种种原因买不到，只能从网上下载到女儿给买的Kindle上去读。对于以数码方式储存在Kindle里的书来说，Kindle就是它的家了吧。

每到暑假前，我便提前买好避暑要